◇三川河随笔

书案石头记

□ 吕世豪

麦收时节,我又回到了故乡。

快到村口,老远就看到那棵老杏树枝头缀满半黄的杏子,沉甸甸的。杏树下,有几颗石头正在打盹。我走过去,拍拍它们肩膀说道,诸位醒醒,我给你们朗诵我刚写的一首短诗:“就是这一树杏子/昨天还是酸的/今天就变甜了/一秒钟前还是酸的/一秒钟后就变甜了//去年也是这一树杏子/该酸的时候还是酸的/该甜的时候就变甜了/一如既往”。那些石头先是眯缝着眼睛,无精打采地瞅我,听着听着就笑了,精神头也来了。于是我坐了下来,跟石头们唠起了村事……

那次告别故乡,我在那棵树下,挑了一颗石头带回京城,认认真真地摆上我的书案。这颗石头长得虎头虎脑,它背井离乡来到这里,成了我的伙伴。很远的是故乡,很近的却是这颗来自吕梁山的石头。这石头肯定是乡间最普通的风景,却是乡村最智慧的一位老者。

它历经沧桑,最熟悉故乡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,随时能给你启迪与教导。只要跟它坐坐,你会通晓许多的遗闻掌故和世理乡俗。石头也是故乡的灵魂,与之面对,是一种心灵的洗礼,常常是它灵光一闪,你的灵感之门就会开窍,笔下就会涌现一篇一篇精美的短诗或散文。

去年二月,我开始涉足口语诗写作。不到半年就收获了166首新作,其中59首很快在国内网络平台发表,让我的创作激情再度进入井喷。这些短诗多是源于现实生活,多是在这颗石头的眼皮底下写成。最多时每天要写到四首五首。比如一首叫作《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》,写作时间只用了十几分钟。

全诗如下:“丈夫到井冈山/旅游去了/第三天/就从黄洋界/发回一组照片/只见他穿一身/灰粗布军装/头顶的八角帽/缀了一颗红星/威风凛凛/妻子看着照片/走进了厨房/嘴上哼起了/十送红军的曲子/就连出门遛弯儿/曲子都挂在嘴上/只是在冲澡时/才换成了/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/晚上做梦/那红军哥哥/果然就站在眼前/他向妻子/敬了个军礼/帅帅地说/解甲归田了/军装也已脱掉/还乡时/又换上了/出门时这套衣装”。这首诗很快就被《诗快报》采用,评价挺好。当我把诗作向石头展示时,石头咯咯地笑了,说真还写出了新农村的味道。

这些年写诗,每遇能源枯竭或心中困惑的时候,我就会面对石头静坐片刻,要么无言倾诉一番,要么摸摸它的脑袋,摸着摸着,灵感就来了,题材就有了,一首一首诗歌就会从笔端流淌出来。现在我的手头,还有《正是瓜棚听雨时》《从酒乡出发》《寺内有一池碧水》《故乡的歌谣》《2021.我的口语诗》五部诗集,等待付梓,它们都是在这颗石头的监督陪伴之下,像深山里的溪水,一首一首地唱着跳着漂击而来的。

我和这颗石头,都来自黄土高原,来自吕梁山中,相互都称老乡,都有共同的乡愁。但一颗石头不足以容纳我的整个乡愁,它只是乡愁的一个支撑点。在它烦躁的时候我也烦躁,在它困惑的时候我也困惑,在它流泪想喊的时候,我也流泪我也想喊。有时心里难活,我就摸摸石头,摸着摸着故乡就近了,淤积心头的诸多风呀雨呀,冷呀暖呀,烦呀躁呀,霎时就会卸去许多。

去年,我曾创作过一组《故乡的歌谣》。当我写到“一件穿不破/弄不脏的旧衣裳/从呱呱坠地/到落叶归根/故乡这件衣裳/一直披在游子身上”,写到“年轻的时候/每喊一次故乡/故乡就颤抖一下//老了的时候/每喊一次故乡/声音就颤抖一下”时,竟然热泪盈眶,不能自己。此刻我看书案这颗石头,也是水湿湿的。石头也想家了,也和我一样流眼泪了。仔细想想,人一老了,也就成了一块安静的石头,不声不响地蹲在那里。我跟石头,如同结在枯蔓子上的一对野葫芦,我吊在书案的这头,它蹲在书案的那头,各自抱了双肩,靠拢取暖。

这颗来自吕梁山的石头,是我从故乡请来的亲戚和贵客,慢待不得。孤独发呆时想它,外出办事时想它,逢年过节时更是忘不了它。想想它或摸摸它,心就踏实了许多,也暖和了许多。

来自故乡的这颗石头,既有它永褪不掉的石性与坚强,也有老区人的憨厚与柔软。它来自大山深处,自然也熟悉回乡的路途。真担心哪天它烦了腻了,发脾气了,会站起身来,招呼也不打就离我而去,到村口那棵老杏树下,找它的朋友去了。

◇戏曲艺术漫谈之9

唱词诗化

□ 梁镇川

唱词与道白,几乎构成了戏曲剧本的全部。

唱词,是戏曲剧本的精华,一个戏曲剧本没有精美唱词,绝不是好剧本。无论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讲,还是从舞台欣赏的角度看,唱词在演绎剧情情节,推进剧情发展,尤其是在表达人物思想情感,刻画人物性格特点等方面,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有经验的剧作家总是在精练主题、精巧构戏、精心刻画人物的同时,力求精细地写好唱词,犹如蜜蜂采集百花芬芳酿造蜂蜜一样,从生活实践中,从民间最鲜活的语言海洋里,从古典诗词曲赋中,从民歌、民谣、民谚、俗语中,博采众长,调动各种艺术修辞手法,加工提炼,努力用精美的唱词写好戏,写活人,写出情。

古典戏曲《西厢记》《牡丹亭》《窦娥冤》等名著中,用词生动优美、意境优雅感人、符合平仄格律的曲牌唱段,比比皆是,美不胜收。《西厢记》崔莺莺十里长亭送别张生,唱道:

〔正宫〕〔端正好〕碧云天,黄花地,西风紧。北雁南飞。晓来谁染霜林醉?总是离人泪。

〔滚绣球〕恨相见得迟,怨归去得疾。柳丝长玉骢难系,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。马儿迍迍的行,车儿快快地随,却告了相思回避,破题儿又早别离。听得道一声去也,松了金钏;遥望见十里长亭,减了玉肌:此恨谁知?

细细品味,把崔莺莺此时此刻与张生的离情别绪,抒发得淋漓尽致。

大型现代戏《风流姐妹》表现的是中国农民,具体在戏里是以柳老犟为代表的祖孙三代人,对大山、热土的爱恋情结。开场伴唱了四句儿歌:

东梁梁土土西洼洼水,
捏成俺孩孩儿的毛腿腿。
南山山果果北坡坡穗,
喂饱俺孩孩儿的小嘴嘴。

细细玩味这四句儿歌,大地方位,写到东、西、南、北;生存环境,写到梁梁、洼洼、山山、坡坡;从人的生长来看,是土土和水水捏成毛腿腿,此谓生,是果果和穗穗喂饱小嘴嘴,此谓长;修辞手法运用叠词叠句,排比对仗,比喻形象生动,儿歌特点鲜明,再加以优美动听的唱腔设计,爷孙两代皮影剪影式独特的表演,确实起到一拉大幕别开生面,令观众遐想的艺术效果。

唱词,是词随情出,情依词表的自然流露。词随情出的“情”,一是剧情,二是人物的心情,在剧中,二者水乳交融,互为促进。这就要求创作者巧妙地将剧情和人物的心情有机地结合起来,根据剧情、人物情境的要求,写好唱段。唱词,是剧作者写出来的,但又不是剧作者写出来的,而是剧中人物在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中自然涌泻出来的。“情依词表”的“表”,不是剧作者主观意志的表达,也不是演员随意唱出来的,而是编剧、演员化为剧中人物,身临其境,亲见亲闻,并把这种感受融汇到剧情,特别是人物的感情之中,自然而然地抒发出来的。

戏曲唱词,属于诗歌范畴,但又与诗歌不同,应该是诗化的唱词。其特点就是明白如话,通俗易懂,富有情趣,雅俗共赏。

待归 吴海明 摄

◇心香一瓣

多与好友欢聚

□ 李牧

没有好友的人生,灰暗单调可怜;有好友,却不常欢聚,那一定辜负了这大好人生。

这一生,错过了许多,但好友,我还是有的。好友离得近,自然常欢聚,喝酒吹牛八卦,全是开心欢笑;好友离得远,隔上几星期、几个月、几年、十几年、几十年,只要一见面,依旧如刚刚分别,喝酒吹牛八卦,全是开心欢笑。

我有福气,离得近,离得远,这样的好友,我都有!

好友在一起,肯定是要喝酒、吹牛、八卦。

身为男人,此生,不能学富五车,不能快意江湖,不能成就事业,不能有所创新,本来已经憋屈悲怆,抬不起头。若是连吹吹牛、憧憬一下子都不能,那人生还有什么趣味可言。而这吹牛,只有在好友面前吹,才吹得荡气回肠,才吹得喜笑颜开,才吹得信以为真,才吹得互拍肩膀,道一声“兄弟”。

好友若不见,这牛找谁吹去!

至于八卦,男人之间,绝对不会谈家长里短、瓜田李下、身边琐事,我们谈的都是趣事、过去的事和未来的事。

与好友聚在一起,斟酒吹牛,什么时候,我都开心。哪怕心头烦心事乌云盖顶,但只要是和好友在一起,就只剩下快乐。而在席间,大家吹起牛来,也是肆无忌惮,满座春风。酒散回家,想起自己吹的牛,有的时候,偶尔会一阵汗颜,但只想想,昨夜在座的是谁谁谁、谁谁谁、谁谁谁,当下就哈哈大笑,心情畅快。

聚会喝酒,吹牛八卦,这绝对是要好友才行。王羲之深得其中三味,在兰亭,他邀请好友聚会。大家流觞曲水、吹牛八卦,大乐之余,他大笔一挥,《兰亭集序》便横空而出,辉耀千古。倘若不是好友欢聚共饮、吹牛八卦,哪里会有这千古名篇的问世!

若不是好友在,谁还想吃个什么饭、喝个什么酒!更遑论吹牛八卦!自古以来,倘无好友在,酒宴多为是非地。随便想想,就是例子:

赵匡胤的小伙伴,去吃自家大哥的宴席,席间生死一瞬,幸亏各位见机快,纷纷表示要告老还乡,方留得性命。这还算是好宴;

项羽设鸿门宴,刘邦吃得胆战心惊,席间刀光剑影,动魄惊心,好比一场灭国大战;

曹操请刘备吃青梅酒,一句“天下英雄,唯使君与操耳”,吓掉了刘皇叔的半条命;

吴王僚去吃公子光的烤鱼宴,刚闻到个鱼香味,赞叹之语尚未出口,就被专诸一剑穿心;

秦王请赵王渑池聚会,各种羞辱,若不是蔺相如大智大勇、舍命相争,赵王受辱,回去非气病不可;

……

所以,欢聚要常有,但是绝对、必须要和好友在一起。这样,酒才喝得香,牛才吹得爽,八卦才有趣。

◇流金岁月

母 校

□ 雷国裕

“汾阳师范要搬迁了!”“汾阳师范改名了!”最近的朋友圈里,这两条信息被广为传播。而事实是,基于整合教育资源的考虑,“汾阳师范”并入了新组建的一所大学,旧址也被挂上了一所新的中学的校名。从此,母校不在!只留下“汾阳师范”的美好记忆萦绕心间,芬芳着过往现今!

汾阳师范建于1950年,是吕梁最早的一所中等专业学校。在漫长的办学过程中,培养造就了大批适用教师人才,在省内小有名气口碑极佳。我是1980年代末就读汾阳师范,记得初始,母校四周是被民房所包围,后来才在南边开辟出一个大校门。校内,只有一栋四层高的教育楼,其它音乐室,美术室还是平房结构。阶梯教室是在另一栋二层楼,既不宽敞也不醒目。记忆犹新的是操场东边,还残留着一堵旧县城的土墙,约有八九十米长。春夏季节,墙体上开一些不知名的小花,为朴素的校园增添些许喜色。校园里零星还长着几株高大的泡桐树,夏天的时候会撑起些阴凉,秋天的时候会飘下些落叶,冬天下雪的时候只有它挺拔俊秀,引人嘱目。我们毕业若干年后,校园才又盖了几处高楼,围了绿篱游园,建了亭台楼阁,具有了园林校园的风格。而镌刻在大门口石体上的八个大字:学为人师行为世范,则一直矗立在那儿,显示着母校的博大胸怀和丰厚素养。

母校自然算不上是雍容华贵富丽堂皇。它多年栖身“汾河之阳”,自然也就具有了这个小县城的禀赋特质:包容大气,崇尚实干,踔厉奋发,笃行致远。城市的喧嚣,虚华干扰不了它,世俗的逐利,浮夸动摇不了它,它兀自独立,清雅娴静,在小城的一角迎来日出送走晚霞,默默陪护莘莘学子的青葱岁月。最难忘的是操场上的足迹。操场就是那种四周方方正正的空阔场子,跑道是用瓷实的黄土作底子,撒上白色的跑线,跑道围住的中央地带,分为篮球场和网球场。在跑道外围一侧,立着两三台乒乓球案子,仅此而已!就是这个简单的操场,却成为我们晨跑,课间操和自由活动时间的乐园。

我向来有早起的习惯,从不赖床,每天都是第一个走出宿舍。当六点钟的晨跑玲声响起,其他同学陆续奔向操场时,我已经微微出汗,在八百米的跑道上跑了三圈。然后随着大部队继续往下跑。师范三年,每年的冬季越野赛冠军非我莫属,冠军的奖品仅是一双白色运动球鞋,但于我却非常珍贵,穿上它我就会鼓励自己,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大步向前,不断赶超,毫不松懈。

最温馨的是同学情谊。我们舍友六人,分别来自吕梁的汾阳,孝义,交城,文水,临县,石楼六个县,尽管县域不同性格有别,但相处和睦融洽,几乎天天是一起打饭一起就寝一起去教室,很有规律。宿舍里的卫生也是人人抢着干,地板干净,玻璃清净,暖瓶里常常满着水,绝没有其它宿舍凌乱,怪味及不和等现象,是少有的模范宿舍。全班四十多名同学女生占了多半,每次放假,男生都要帮女生把行李搬腾到教室,从宿舍到教室,再从一层爬楼梯到四层,全靠手提肩扛很是不易。女生过意不去,遇有男生需要缝补衣物的也主动帮忙。上二年级时的1988年,汾阳遭遇水灾,全班同学省吃俭用主动为我们几个汾阳学生捐款。手捧一元三元五元凑起来的百十来块钱,无不让人倍受感动。一次上自习课,一位同学突然晕倒,众多男生一马当先,背的背扶的扶,及时送到学校医务室就诊,避免了意外发生。

一次,一位孝义的左姓同学邀请去春游。我们三十多个人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赶往孝义市,一路上欢歌笑语不断,引得路人纷纷侧面而看。同学母亲第一次迎接这么多客人,显得有些手忙脚乱但又满心欢喜,为我们张罗了三四桌饭,桌子就摆放庭院中,菜品都是当地的特产冷拌豆芽了,炒虾酱豆腐了,辣炒白菜了等等,主食是油条蛋汤。同学们坐着挤着,吃着闹着,谈着笑着,感觉是最有一次胃口的家宴,最有意义的一次旅行。虽然已记不得看过的景物,但同学情谊切越发醇厚。

回望母校,回望曾经的葱笼景象万千变化,回首曾经的岁月静好时节如流,不禁喟叹“胸中邱壑自生凉,何须泉石寻佳趣。”更深深感怀“摇落深知宋玉悲,风流儒雅亦吾师”。斗转星移物是人非,不变的永远是“自闻颖师禅,起坐在一旁”的执念和遐思!

◇人间味道

奶 娘

□ 薛荣华

打我记事起,就知道我有奶娘在外地——中阳县。那时候普遍交通不便,中阳县是遥不可及的地方。

我和妹妹是双胞胎。听姥姥讲,出生时,我大约四斤左右,妹妹顶多三斤多。我还可以,像个孩子,妹妹就不一样了,剪断脐带子时还不会哭,是接生婆倒提身子,在屁股上打了几下才有了哭声。出生前,妈妈没做过B超等产前检查,总以为就是正常生一个,铺的、盖的、用的等只准备了一人份的。妹妹的到来可真是意外之喜,可是没吃的是摆在一家人面前的超级大难题,有人就提议把一个孩子送人。

爷爷是个老教师,结结巴巴地发号施令:“不送人,几辈子也没有个双胞胎,奶出去,我出奶水钱!”就这样,第三天,我奶爸来接孩子。妈妈他们想让抱妹妹,奶爸说怕妹妹不成人,要么“不合作了”,无奈之下,妈妈只好让抱走我。于是,我有奶娘了。听说,我吃了奶娘十个月奶。后来,奶娘怀孕了,我“被迫”回家;后来,只在我两三岁左右去姥姥家时才顺便去了几次奶娘家;再后来,一直没再联系。

本来,在我幼小的记忆里,奶娘的印象不是很深。但家里人可没忘记奶娘,常常有意无意间提起她。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是有奶娘的人,弟弟妹妹也知道我和他们不一样,我有位奶娘。那时候年纪小,弟弟妹妹们每当吵架就要叫上奶爸奶娘的名字骂我,苦于我总不能叫上爸爸妈妈的名字回骂他们。也就是从那时起,独处之时就盼望奶娘来接我。我相信,在奶娘家里,所有人都会宠着我、不骂我。这样的场景,在梦里出现过好多次,每次都是甜蜜地笑醒。但盼望终归是盼望,奶娘一直没来接我。无数次失望之后,我无知到抱怨起奶娘来:谁让我有奶娘?为什么偏偏我有奶娘?

读中专时,我认知改变了,奶娘也是娘,我和双胞胎妹妹结伴打听地去看了奶娘一次。一见面好亲切,“我孩子来了,‘咪细’来了!”奶娘高兴的叨叨个不停。但是“看奶娘”这件事担心家里人知道了会介意,所以一直保密着,也一直再没行动。

再见奶娘是在2016年冬天,一天下午,我单位刚开完年终总结会议,同事们陆陆续续从五楼往下走,有个老太太站在楼道的角落里大声问:“荣华在了不?荣华来了吗?”嗯?不会是我奶娘吧?怎么居然找到单位来了,也许是因为太突然了,也许当时是那根神经搭错了,我竟然不敢上前认奶娘,我竟然躲闪着,“嗖地”从她面前一闪而过,逃也似的回了我办公室。同事们告诉她:“在呀,刚刚从这儿经过,您去她办公室找一下,应该在。”办公室门被推开了,“荣华在了不?荣华来了吗?”稍微镇定了一下的我,上前握住她的手“你在哪来?”“要去陈家湾行门户,路过看‘咪细’来了。”因为奶娘还要去陈家湾行门户,我也一会要接着开会,那次,其实我们没有呆太长时间,奶娘便告辞了。我把车里面的一个保暖背心和一件秋衣给了她,又给了她二百元钱。

过了一段时间,奶娘来我家住了两三天。有一天晚上,我洗脚时,她看见我的袜子开了个洞,要给我补,我说可不用了,我喜欢运动,袜子都是这样的。第二天早上起来时,发现我的袜子已经都补好了,还有没洗过的也补好了。好感动啊,她把我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了,所以不嫌臭。

再去看奶娘时是我孩子们也上大学之后。我觉得应该看看奶娘去,世间可以称呼“娘”的不多,是缘分。然而,好景不长,这样的日子只坚持了二三年。2020年,我应奶娘的邀请和朋友结伴(一个人不好意思)去参加奶侄女生日宴会,临回家时,同行的朋友慢慢地说:“她病了,手术也不能做了”“谁病了?”“她呀!你奶娘!”“你怎知道?”“刚才你奶妹妹给你送出你奶娘给你的南瓜、小米、钱钱时偷偷跟我透露的。”我的眼泪刷刷地滚落下来。

秋天,我又去看望奶娘,她已经睡倒身了,一个人悄悄地在炕上躺着,没等我掀门帘进去,奶娘就微弱地说:“是不是俺家荣华,‘咪细’来了?”立马撑起身,问我吃饭没有?渴不渴?临走时“硬朗”地给我装了满满两袋子西红柿、茄子、青椒。想不到,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奶娘。

两个月之后,奶娘走了!

三川河 90期

正月十五夜灯

【唐】张祜

千门开锁万灯明,
正月中旬动帝京。
三百内人连袖舞,
一时天上著词声。